



百家笔会

## 向土地低头

□ 吴雪芹

向土地低头!这是母亲一生的写照。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她一生都在与土地打交道。小时候,我常常看见她一手牵着黄牛,一肩扛着铁犁,晃晃悠悠地走在田间地头。

我最喜欢跟着她到地里去干活。她在犁田,我在玩泥巴。看着灰白灰白的泥浆把大黄牛染成大花牛的时候,我会咯咯地笑。母亲用一只手撑住没在泥地里的铁犁,另一只手高高扬起草鞭,嘴里不住地喊着“驾!驾!”鞭子一落,黄牛跃起,铁犁便如利剑般把地掀开。这时候我看见豆大的汗珠从她的脸上滚落,浑浊的泥水借着刺眼的日光映衬出她满眼的疲惫。

母亲犁好了地,把牛赶到溪边吃草。看牛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用树叶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水勺,一勺一勺地把溪水往黄牛身上倒。牛在若无其事地吃草,我在乐此不疲地给牛冲凉。蚂蚱偶尔会掉进我的水勺,蝌蚪也不时来凑热闹。

母亲一棵一棵把秧苗插进泥土中。她躬着背,弯着腰,脸却扬得老高,冲着岸上的我喊:“快来帮我拉线!”我丢下水勺,挽起裤腿就冲进水田里。

母亲种田是出了名的挑剔。秧苗的插播要横平竖直,就像练书法一样。如果说把一块稻田比作一个田字格,那么每一棵秧苗的摘种距离要大致均等,横行竖行看起来都要成一条直线,不得有半点弯曲。

所以,她常常在插秧之前找来两根短木桩,把一根绳子分别系在木桩上。插秧时先把木桩插在田地的两头,直至绳子拉直为止,然后才沿着绳子把秧苗一棵棵种进去。这样种出来的秧苗看起来一行行很是整齐。她说种田是这样,学习也要这样,做人更要这样,清清楚楚,直直白白。

母亲是个识字的人。她上过高中,当过民办教师,喜欢练毛笔字。生下我后,为了照顾我主动辞去教师的职务。恰逢我父亲被调到城里工作了,家里这几亩田地就归她所管。在这之前,她是我外公的掌上明珠,手脚从没有碰过泥土。

自从接过我爷爷交给她的这头黄牛和这把铁犁,她总是说生活如练字,不懂不要紧,只要不断练习终究能学会。

我谨记她的教诲,在田里拉线插秧时不敢有半点马虎。

离开她是在我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那时我跟着父亲到城里上中学。城市的灯红酒绿一下子让我乱了方寸。我看着街上的红男绿女穿着酷酷的衣服,洒着让人眩晕的香水,那躁不安分的心早就飞出了教室之外。我旷课、逃学、拉帮结派打架。趁着父亲出差不在家彻夜未归。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那一天下着大雨。雨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天地一片混沌。我躺在父亲的宿舍里津津有味地看着鸳鸯燕燕的小说,母亲就推门进来了。她

那个夏天,她再也不用黄牛和铁犁犁地了。手扶拖拉机像游艇一样肆意地在网状的田野上穿梭,她戴着斗笠,站在田埂上插着腰,指挥着手扶拖拉机犁地。

全身湿漉漉的,唯独肩上驮着的那袋米没被淋湿。她是用厚厚的塑料膜把米袋里三层外三层裹住的。

她看到我逃课在家慵懒自弃的样子,气得快要爆炸。狠狠地把米袋往屋外一扔,撕心裂肺地吼:“滚回家种田去!”由于用力过猛,米袋撞在对门的墙上,封口的绳子脱落,白花花的米洒得遍地都是。邻居们围过来惋惜这么颗粒饱满、色泽光滑的大米掉在地上白白浪费了,继而又揭发我逃学、说谎等等一系列恶习。看着不断往外溢出的大米,听着逆耳的数落声,母亲整个人近乎崩溃,她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母亲在哭,我也在哭。窗外,雨声大作!

后来如她所愿我考取了师范院校。那是她笑得最甜的一个夏天。那个夏天,她再也不用黄牛和铁犁犁地了。手扶拖拉机像游艇一样肆意地在网状的田野上穿梭,她戴着斗笠,站在田埂上插着腰,指挥着手扶拖拉机犁地。

每年暑假,我都会回来帮她插秧,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我到她渴望我回来。日复一日的劳作让她像一台机器慢慢磨损。年复一年的养育让我茅塞顿开。我知道我是在榨干她的血汗之后长大的。

我该如何回报母亲?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常常思考的问题。

工作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那几亩水田租出去,把母亲接

到城里。可是她在城里住不到一个月就浑身腰酸背痛。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站在窗口呆呆地望着家的方向。她永远只穿着一双拖鞋,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从不穿袜子。她说在乡下劳动惯了,穿拖鞋方便下地干活。她总是嫌弃我从市场上买来的大米不好吃。泰国香米太软糯她吃不惯,本地产的大米又粗又涩,不比家乡翰林田产出的大米软滑香甜。她总说翰林的大米煮出来的稀饭米粒和米水间总会有一层滑嫩的米油。其他的米煮出来的稀饭米粒和水是分得开的。

说来也怪,孩子们的嘴也是特别刁,只有翰林大米煮的粥他们才肯吃。母亲为了我的孩子们又闹着回老家种田。我拗不过她只好由着她去。

每年农忙时节,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回去,和孩子们一起挽起裤腿下地插秧,就像当年母亲带我插秧一样。

这几年母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种田的人也渐渐少了。人们在水田里种上了黄豆、花生等多元经济作物。听乡亲们说我们翰林的土壤蕴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在这片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人体食用后能提高人的免疫力。许多农业公司、个体户都落地翰林,把翰林的田洋改造一新,发展翰林富硒农产品也成了翰林镇乡村振兴的主方向。

沿着蜿蜒的田洋公路驱车前行,群山环抱中,两排高高的槟榔像两排迎宾的少女指引着你。百香果园里一只只斗笠在晃动,橘子园里橙黄橘绿。成片的毛豆一眼望不到边。田间地头摩托车、运货车、三轮车来来往往,土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向土地低头的日子是越来越远了,我的心却是越来越亮堂了。翰林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越来越稳健了,我想母亲也该欣慰地笑了。

满蒿草的乡间小路上。她不停地喊着我们的乳名,呼唤声里浸着做女人的甘香和抑怨,常常令远处奔跑的我们眼眶一片潮湿。而今乡村鲜有弹花匠了,那秋冬时分惨淡暮色里,回响在长街短巷里的梆梆弦声,日渐稀疏,令人生出凄怆之思。

喜欢白石老人的画作,浓墨画棉花的枝叶,留白处是一朵朵绽放的棉花。棉桃黑白分明,饱满丰盈,如银似雪,溢满尘世的温暖。画上题诗: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花开秋野,冲淡寂寥,大地如披上洁白婚纱,神圣庄严,现世安稳。

秋风飒飒,遥望故乡,我仿佛看到步履蹒跚的母亲以及身后的洁白棉田,“咕嘟——咕嘟”,随着有节奏的一声声弦响,棉絮起身、跳舞、腾飞。再拉线、压平,棉花胎便弹好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最后再用绣有龙凤呈祥、喜上眉梢图案的丝绸锦缎缝好。弹花匠怀着简单的琴弦在大雪中狂舞,棉花成了漫天雪花、风中梨花。

母亲抱着崭新的棉花被走在长

一首秋歌,唱在两滴露水之间。

一边是初秋尾音,滑落于日渐喧闹的田野。

一边是渐红的音符,弹奏在渐次猩红的山间。

一边是一簇泛黄的稻穗,接受阳光的抚爱。

我行走于明与暗的光影里,想象平分的时空把秋天的意蕴,藏匿在一路前行而又折返的收割机里,与几只上蹿下跳的青蛙,叩破一个季节的沉寂。

与一株青竹,携着垂老的时光,在风摇竹动的歌声里,把一生的高洁褶皱在虚空的竹节里,写意一个村庄地淡雅和素洁。

最后,我与一片飘落的枫叶说秋

天空渐次高远,山河渐次苍茫。

问一声:天气渐渐变冷了,我那头憨厚的老牛,可曾准备越冬的干粮和御寒的衣?

### 守望

望一只青蝉的蜕变,想象纷飞的蒲公英,已在季节的发梢栽种,下一个轮回的念想。

望一垄稻穗的熟稔,想象汗珠的光泽,辉煌的日子日趋丰润。

此刻,遗世独立的光影疯长而出的那片葱茏,早把空洞和荒芜售罄。那把磨了又磨的镰刀,明晃晃地挥向岁月,把日夜的劳作挥成一季的收成。

大豆、高粱、麦子、稻穗……目光里发酵。

很多沉重的怀想,日益轻盈起来。很多落寞地慨叹,日益飘逸潇洒。

还有,很多思虑,透过炊烟和父亲飘曳的胡须,把一万元的遐想,写成一阙宋词的香馨。

那只南归的大雁,把时光这杯原味咖啡,煮沸在村庄、在城市,在一线牵连的守望里。

在这个守望里,我把自己化成一枚清瘦的月光,静静地聆听风的私语,摇红一茬一茬的光阴,在枫叶上写下一封家书。

问候妻子、老人和孩子,过得安好?

时已过中天。回到家里,便轻手轻脚拉开门,上床睡觉了。那时候的乡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切有月亮看着呢。

长大后,我辗转多地,看过许多的月亮。在碧波万顷的爱琴海上,在空阔辽远的鸣沙山上,在雄伟挺拔的黄山之巅,那些月亮美得各有千秋,难分高下。然而,我心里最喜欢的还是故乡那一轮苇塘中的月亮,那轮质朴灵秀、充满乡土气息的月亮。

故乡月,心中情。它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它见证我成长的点点滴滴。

### 枫叶之恋

(外一章)

□ 封期任

### 天涯诗海

#### 月光荡漾

(外一首)

■ 刘功业

一枚叶落。满池如水的月光这无声的触动,如悄然凝集的冰霜  
终于可以挥洒,却无法写下诗行

一轮明月,枝头如此清冷这苍茫大地,终于沉静片刻许多过度热烈的词语,不再滚烫

心中左冲右突的河流在纷乱的石头面前,兀自彷徨该怎样继续?大海的向往

铺花的丝路,纠缠不休的月光想你。在秋地深处所有的细节,如潮水荡漾

#### 珊瑚海

风的中心,阳光强烈尽量深一些,再深一些照进这片蓝如玉的海到海的深处激活那些生命的原液

多么微小的生命坚韧。顽强。执着许多情感连成血脉许多血脉连成骨骼一座座阳光点燃的礁盘是血与火的颜色

是海之树,有风浪才能伸展枝叶是情感的虫子微小里长出宏阔用一只只触手举起土地波涛之上,收留一粒椰子埋进血肉然后,耕耘,收获

海是需要长大的礁盘是需要长大的思念和爱,也是需要长大的夕阳和月色一旦落在珊瑚海上你欢快的笑声就摇荡起海的胴体和点点渔火

#### 看海

■ 尚子怡

海是一个跳跃的音符如海风 海浪 海鸥 余晖与你每一次跌宕都是一阵醉人的回响

我望着橘红的晚霞总是被滚落的礁石绊得跌跌撞撞因为在海水的倒影里依稀看到那妩媚的拥吻与起伏的合唱

余晖目光灼灼我多似一个失去方向的渡轮虽说总在原地打着转儿但每一次挣扎都在构思着一首诗和远方

暮色流淌中浮沙渺渺我想今夜的风注定才是最亮眼的导航

### 时光荏苒

## 清寒棉花白

□ 高风华

那些粉白花朵,挤挤挨挨,仿佛一群稚童,好奇地打量着周遭,清澈的双眸映照着蓝天白云。夕阳下,母亲扎着印花头巾,穿着水蓝对襟,点缀在棉田里,周身镶了一层锦,成为棉田里最精彩的章节。

棉田里一片雪白,如芦花,似飞絮。棉花叶子褐黄、枯焦,先前青碧的秆子变成赭黄、黝黑。棉花是骨子里热烈花朵,像热情奔放的人,自带光芒,又隐含一种淡雅婉约之美。浓醇纯洁的白,浓得化不开,像西塘的夜,像低沉的情歌。

采摘棉花是天地间最美的舞蹈,与村姑们采桑、采菱、采茶一样,弥漫着古典的诗意。天空蓝得高远纯净,彰显着一份深秋的明澈。秋风,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秋阳下的光晕,有一种蛋糕般的柔软和绵香。朵朵棉花神态安详,是颁给自己辛勤一生的勋章,又像是雕刻的墓志铭,昭告自己恢宏的一生。

棉花拾回来后,母亲就摊在箔子上、竹匾里、席子上暴晒。我家院子里、草垛上、倒塌的木船上都晒着

### 乡间美食

## 挖红薯

□ 剑君

秋天深了,地里的红薯也熟透了,想出来看看陌生的世界。在乡村挖红薯,是一道城市见不到的风景,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也是乡村秋天的另一种味道或另风情。

红薯在静静地等待着主人来挖,它们想和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撞个满怀。

红薯耐干旱,平时不需要太多打理。在村民没有动锄开挖前,它们脚劲地长,使出全身力气把厚厚的泥土拱开,直到拱出一条条细细的缝隙,露出自己硕大的身体来。只有这时,它们的主人才会扛着锄头,带上镰刀,挑着簸箕,兴高采烈地来到它们面前……

勤劳的主人先是用镰刀割下匍匐在地上的红薯藤,然后沿着红薯根部边缘,挥动着沉重而又锋利的锄头,一下一下地使劲往下挖,再向上轻轻一撬,一勾,漂漂亮亮的,已按捺不住自己的红薯就露出了模样。此

时主人便弯下腰去,像拾金元宝似的,拿起红薯,拭去它们身上的泥土,一个个码放在簸箕里。担回家后,又把红薯一个个从簸箕里取出来,摊开或堆积阴凉、通风的地方。

刚挖出来的红薯不怎么甜,要存放一段时间。待天气变冷,地里打起了薄薄的白霜,家人才开始以煮、煨、烤的方式吃红薯了。多余的则趁着阳光充足,一个个削掉尾部,清洗干净,切成大小不一的条状,放入蒸笼里用大火蒸煮,煮熟后的红薯加入橘皮、芝麻等佐料捣碎成泥,在一个木质的专用模型里,刮出一张张让人垂涎欲滴的红薯片,置于稻草上反复晾晒,直至干透。春节期间用菜籽油把红薯片炸得脆脆的,是一道待客的美食。

太阳晒出的红薯干、红薯片,不仅有看相,还超好吃,是乡间孩子特别喜欢的小零食。大人们闲暇时也爱不释手,走到哪嚼到哪,嘴里是满满的甘甜滋味。

洁白的棉花,像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们便有了堆雪人、打雪仗的冲动。

月色清澄的秋夜,母亲总在桑木桌旁用棉花给我们缝做小棉袄或用粗粗的棉线纳鞋底。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被投射在斑驳的泥墙上,如一尊古老的雕像。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棉鞋底,一手用穿针拉着长长的棉线,右手食指上戴着黄澄澄的针箍子,随着“咪溜咪溜”的声响,鞋底便多了一个个针脚儿。

母亲会把积攒的棉花加工成棉花胎。弹棉花的汉子,戴着鸭舌帽,围着口罩,手持黧黄的大弓,挥着锃亮的檀木榔头敲击在柅木大弓的驴皮弦上,“嘭嘭——笃笃”,随着有节奏的一声声弦响,棉絮起身、跳舞、腾飞。再拉线、压平,棉花胎便弹好了,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最后再用绣有龙凤呈祥、喜上眉梢图案的丝绸锦缎缝好。弹花匠怀着简单的琴弦在大雪中狂舞,棉花成了漫天雪花、风中梨花。

母亲抱着崭新的棉花被走在长

### 光阴故事

## 故乡月

□ 潘铜娟

千百年来,月亮,这轮古老的天体,一直是人类心中永恒的诗篇。它以神秘而深沉的姿态悬挂在夜空,无论是山川湖海,还是城市村落,都逃不开它的温柔洗礼。对我而言,这轮月亮,更是我心中那份深深的乡愁。

我的故乡没有雄伟的山脉,没有辽阔的海洋,却有一个又一个苇塘,它们是故乡的特色,也是我的乐园。在苇塘里,我总能看到一轮又一轮的月亮,或上弦,或半圆,或满月。那些月亮,就像是我童年记忆的封面,每一页都充满了欢乐和神秘。

儿时的我常和姑娘们在苇塘里嬉戏、采菱角、摸螺蛳。有时会摸到野鸭蛋,自是很开心。有很多次,邻居大婶说,月亮都升老高了,还不回家。我做了一个鬼脸,故意拍拍水面,看月亮的影子随着水波荡漾开去,然后,一溜烟跑回家。

喜欢故乡的月亮,源于我的顽